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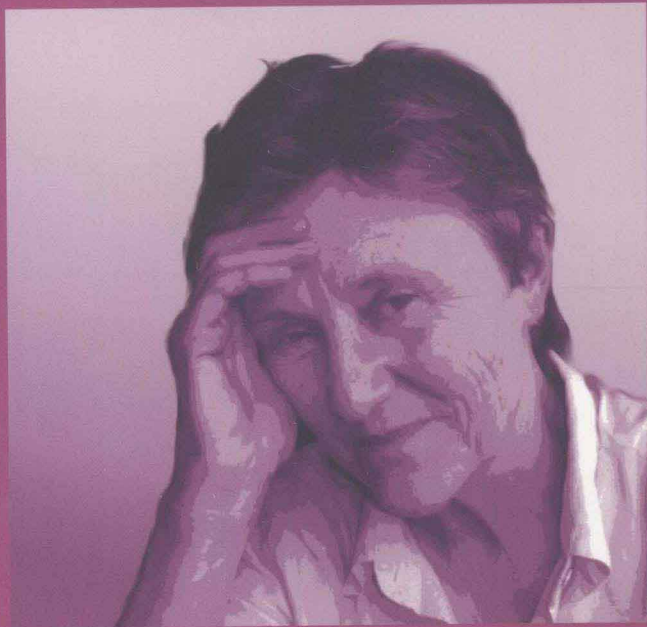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丛书

黄源深 主编

朱晓映 著

# 海伦·加纳研究

Helen Garner:  
A Critical Study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丛书

黄源深 主编

# 海伦·加纳研究

朱晓映 著

Helen Garner:  
A Critical Study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伦·加纳研究 / 朱晓映著.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3402-1

I. ①海… II. ①朱… III. ①加纳, H. — 文学研究 IV. ①I61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0919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梁泉胜

---

印 刷: 上海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02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000 册

---

书 号: ISBN 978-7-5446-3402-1 / I · 0249

定 价: 32.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丛书”

##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黄源深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林	王腊宝	王 慧
石发林	叶胜年	朱炯强
朱晓映	陈 弘	陈正发
邹囡囡	吴宝康	周小进
徐 凯	梁中贤	彭青龙

## 总 序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歧视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正式实施。在悉尼市政厅参加成立庆典的梁启超,忧心忡忡地预言:“在澳华人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果不其然,华人的境遇从此每况愈下。其实,受害的何止当地华人。这种旨在“保护”白人文明的文化壁垒,也殃及了中澳两国之间的交往。很长一段时期内,中澳文化交流处于迟滞状态。多少年之后,对垒政策终于被摒弃,中国的人文环境也渐趋宽松,澳大利亚文化才较快地在我国流布。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就是最好的见证。

从近代后期至今,澳大利亚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可分为四个阶段:冷寂阶段(1901—1949)、解冻阶段(1950—1976)、热烈阶段(1977—2000)、深化阶段(2001至今)。每一个阶段的特征,都与两个国家在当时实行的治国方略和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在1901—1949年期间的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盛行,“文化奴婢主义”(cultural cringe)思想统治知识界,文化观照固执地定格于欧美,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亚洲文化采取冷漠、拒斥的态度。而在中国,推翻封建王朝与复辟帝制的博弈、军阀争夺地盘的混战、抗日救亡的生死搏斗、寻求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解放战争,占据了这一时期几乎全体国民的注意力,使之无暇顾及文化建设这类并不直接涉及民族存亡的事情。即便以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因为深受半殖民教育的影响,目光也仅囿于美国和欧洲,很少想到那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于是,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冷寂也就势在必然了。这一时期除了寥寥无几的澳大利亚概况这类书籍,没有出现介绍澳大利亚文学的尝试。

1950—1976年,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起始时期。在澳大利亚,以惠特拉姆为首的工党于70年代执政,宣布取消“白澳政策”,中澳建立外交关系。以希尔为首的澳共“一枝独秀”,成为一盏政治明灯,拉近了中澳两国共产党的距离。在中国,无产阶级政权需要汲取外来文明,为我所用,而鲜明的政治动机又决定了单一的文化价值取向,这方面

在“文革”时期甚至走到了极端。这一时期的中澳国家关系和各自的治国大计,以及中国国内的政治气候等因素,决定了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传播的态势:冰凌开始融化,但速度十分缓慢。当时,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译介,态度十分谨慎,对书目都小心翼翼地严加选择,决定取舍的首要标准是政治倾向,艺术价值退居末位。因而最后和读者见面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基本上属于“无产阶级文学”,或者同情劳苦大众的创作,除了极少数,大多是政治上正确而艺术价值不太高的作品。此外,人们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所知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对此形成定见,当然也就谈不上研究了。

1977—2000年期间,澳大利亚继取消“白澳政策”之后,又积极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尊重各民族文化,主张文化互补,代替过去的“同化”政策。政治上开始意识到亚洲的重要性,目光逐渐东移,加强了同亚洲国家的交往。中国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改革开放,国门敞开,政治清明,文化包容。“文革”后选送首批赴澳留学生,学习澳大利亚文化,部分人专攻澳大利亚文学,回国后发起了“集团性”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译介出现了空前热烈的局面。许多大学纷纷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开设澳大利亚文学课程,招收澳大利亚文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召开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国际会议。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具有拓荒意义的澳大利亚文学史和选读等著作,有关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论文也频频出现在国内多家文学研究杂志上,有时这些杂志还开辟了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及研究专栏。一时间,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蔚为壮观,成为继美、英、俄、法等大国文学研究之后的又一大亮点。当然,文化积淀的过程十分漫长,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深入。

2001年至今,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步入了深化阶段。其外部原因是澳中关系不断改善,两国文化交往空前密切,一个重要标志是澳大利亚学者和作家频繁来华,或参加澳大利亚文学国际研讨会,或直接与读者见面介绍自己的作品,或成为大学驻校作家,讲授澳大利亚文学。其内部原因是多所大学积极开设澳大利亚文学博士课程,派遣多批学者,赴澳从事短期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培养出了一批专攻澳大利亚文学的年轻学者,成为当前我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中坚。他们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结合博士论文的撰写,对某一作家进行专题研究,利用学术交流的机会,赴澳作田野调查,采访研究对象,掌握第一手资料,运用现当代文学理论,对所研究的作家进行透辟的分析,写出较有深度的研究专著,从而把“散漫型”的研究导入“集中型”,使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向“深化”发展。

我们这套“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丛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的。参与其事的大多为我的博士生,若干年前他们都已毕业获得博士学位,但并未被商品经济的浊浪所吞没而掉头他顾,而是潜心学问,继续深入研究相关作家,耗数年之精力,捧出了沉甸甸的专著,有力地印证了他们的艰辛付出。但回想起来,如果没有中澳两国关系的改善,没有澳大利亚国策的变更,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令人欣喜的局面,当然也不可能出现此类研究成果。所以这套丛书既是研究者各自劳动的结晶,也是整个时代的产物。

丛书所涉及的澳大利亚作家,大多为享誉澳洲文坛的大家,也是论家普遍关注的对象。他们的作品是不同时期澳大利亚文学流派生成与发展的风信鸡,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一定程度上也起着标杆作用。如怀特,他是澳大利亚迄今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善于挖掘“平凡背后的诗意”,有着前人所无法企及的深刻性。彼得·凯里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位两次获得布克奖中的一位(另一位是南非的库切,已于20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思想深邃,表现手段丰富,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之大成,而且每一部作品都富有新意,从而使他成为国内外各类文学奖项的胜出者和有力竞争者。托马斯·基尼利创作视野开阔,作品题材广泛,跨越时空,涉及古代、现代和当代、国内和异域,他的小说既具有严肃小说的深刻性,又不乏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因而同时受到学者和一般读者的青睐。其他作家也都各有特色,如乔利小说的复杂性和现代性、加纳作品的女权意识、卡斯特罗小说的后现代风格、威廉森戏剧的幽默和冷峻色彩等等,都是备受关注的澳大利亚文学现象,也值得我国研究者去探幽索微,发掘它们真正的艺术价值。

这套丛书的撰写者都是年轻人,主攻澳大利亚文学,具有相当的学术积淀和很强的研究能力,学术研究的前程无可限量。这使我们欣慰地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中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前景是十分可喜的,让我们举起双手,欢迎这些“新人”研究成果的出世!

黄源深

2011年6月9日

于紫藤斋

## 序

### 做学问要扬长避短

——朱晓映成功之启示

“扬长避短”，指的是人们做事，要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譬如体育运动，矮小敦实者练举重易出成绩；高挑灵活者更适宜球类活动。又譬如音乐，天生一副金嗓子的人会选择唱歌；乐感很好又具掌控力的人会去学指挥，而且成功的几率多半很高。经验告诉我们，“扬长避短”是行事的取胜之道。

做学问也不例外。如果能根据自己的长处，选择好足以发挥这些长处的课题，同时又不遗余力，锲而不舍，往往就会有成功的胜算。这里有三个条件必须具备：一是弄清楚自己的优势所在；二是找准能发挥这些优势的研究课题；三是甘愿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朱晓映是拥有这些条件因此获得成功的一个范例。

数年前，朱晓映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跟我研究澳大利亚文学。事先，我知道她虽然热爱文学，但并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过她对女性主义理论颇为熟悉，发表过相关的文章，还曾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深造，了解和研究在欧洲颇为时尚的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教学，历时一年。显然，她的学术优势在于女性主义研究。根据这一情况，我同她商量，能否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研究澳大利亚的某个作家，以充分发挥她现有的特长。经过再三斟酌，我们选定了海伦·加纳，作为她的研究对象。

海伦·加纳是一位女性作家，澳大利亚女权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她的创作，抑或她的言论，都渗透着女权主义思想。她的代表作《毒瘾难戒》，以大胆率真的笔触，勾画出了60年代年轻人视吸毒、性乱交、同性恋为新潮的混乱岁月，塑造了行为反叛的男女形象。她后来发表的小说和文章，也都循着这一女权主义思想的轨迹。这样一位作家，作为朱晓映的研究课题是再适合不过了。

朱晓映选定了海伦·加纳以后，一方面进一步学习有关女性主义的理论，扩大原有的学术优势；另一方面仔细研读了加纳的全部作品。与此



同时,又赴澳大利亚短期访学,收集资料,并多次向海伦·加纳本人当面求教。在熟悉相关理论、熟悉作者、熟悉作品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拼搏,朱晓映写出了“从超越到超然——海伦·加纳女性主义写作研究”的博士论文,后来又出版了同名专著。此外,她还在《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等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的核心杂志上,发表了二十来篇论文,完成了多个研究项目,写出了手头这部研究加纳的新著,成为我国海伦·加纳研究的主要专家。同时,她也顺理成章地被晋升为正教授。朱晓映的成功是“扬长避短做学问”的成功。

“扬长避短”,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机巧,道理浅显,不难明白。但要付诸实现,却不是那么容易了,尤其是在课题决定之后,那种以百折不回的勇气和毅力,把研究进行到底的不倦付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更何况在我们这个诱惑繁多的时代。这方面,朱晓映特别令人钦佩。她是兼职读博的,一方面在原单位履行着副院长的职责;一方面同其他博士生一样听课、读书、写文章,还得长年奔波于上海与南通之间,读书比他人更耗时费力。但这一切并没有难倒她,最后她按时交出了高质量的博士论文。

朱晓映的成功给了我们启示:做学问要扬长避短,更要不知疲倦地努力。

黄源深

2012年11月3日

于紫藤斋

# 目 录

---

前 言	1
第一章 海伦·加纳的生平简介	5
第一节 概述	7
第二节 小镇上的木讷女孩	12
第三节 “四字词”风波	17
第四节 三次失败的婚姻	21
第五节 大器晚成的先锋作家	27
第二章 海伦·加纳的小说创作	31
第一节 概述	33
第二节 《毒瘾难戒》(1977):爱如毒品	39
第三节 《孩子们的巴赫》(1984):婚姻的乐曲	52
第四节 《小天地中的大世界》(1992):爱穿越一切	60
第五节 《空余的房间》(2008):女人优雅至死	69
第三章 海伦·加纳的非小说创作	79
第一节 概述	81
第二节 《第一块石头》(1995):质疑女性主义	90
第三节 《真实故事》(1996):生活与写作的互动	97
第四节 《钢铁的感觉》(2001):缺憾的生活之美	105
第五节 《乔·琴科的安慰》(2004):女人之间的战争	119
第四章 海伦·加纳对澳大利亚女性写作的贡献	129
第一节 概述	131

第二节	女性主题:家庭里的故事 .....	138
第三节	女性叙事:“我”在故事中 .....	141
第四节	女性形象:“海伦式”女人 .....	146
第五节	女性身份:后女性主义转折 .....	156
结 语	.....	167
参考文献	.....	171
附录一	海伦·加纳生平年表 .....	188
附录二	海伦·加纳主要作品一览表 .....	191
附录三	海伦·加纳访谈录 .....	192
后 记	.....	199

## 前 言

---

在世界女性文学的版图中,澳大利亚女性文学有其独特的历史与地位。作为一个英殖民地国家,澳大利亚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来自异国的定居者在一个新大陆拓殖、探索、建立自己的民族并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她的文学发展也沿着类似的轨迹,先后经历了殖民化、民族化和国际化的历程。<sup>①</sup> 这个国家仅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文学起点自然比英国晚了很多年。当简·奥斯丁(Jane Austen, 1775 - 1817)在英国汉普郡(Hampshire)史蒂文森(Stevenson)镇上以《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 1811)、《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1813)以及《曼斯菲尔德花园》(*Mansfield Park*, 1814)等小说作品名噪一时的时侯,澳大利亚还只是一片寂静的原始丛林地。直到1830年,亨利·萨弗里(Henry Savery, 1791 - 1842)创作的《昆塔斯·塞文顿》(*Quintus Servinton*, 1830)问世,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一部小说。<sup>②</sup> 随后,女性写作逐渐兴起。玛丽·维达尔(Mary Vidle, 1815 - 1873)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第一个写澳洲的女作家和第一个写女性问题的女作家。”<sup>③</sup> 在她出版《写给丛林的故事》(*Tales for the Bush*, 1845)两年之后,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 1816 - 1855)以科勒·贝尔(Currer Bell)笔名出版了《简·爱》(*Jane Eyre*, 1847)。当人们的视线从伊丽莎白·班内特(Elizabeth Bennet)<sup>④</sup>的身上转移到桑菲尔德(Thornfield)庄园里的家庭教师简·爱

---

①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页。

②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16页。

③ Ken Goodwin,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 1986, p1.

④ 简·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人公。

(Jane Eyre)<sup>①</sup> 的身上时,澳大利亚女性笔下的“丛林少女”(bush girl)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回顾 20 世纪澳大利亚女性文学的发展,有很多女性作家值得我们去关注。迈尔斯·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 1879 - 1954)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文学奖项“迈尔斯·弗兰克林奖(Miles Franklin Literary Award)”<sup>②</sup>的设立人,她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地位无人可替代。她所创作的《我的光辉生涯》(*My Brilliant Career*, 1901)中“丛林少女”西比拉(Sybylla)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民族化文学的一个标志性的形象。及至 1973 年,澳大利亚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 1912 - 1990)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澳大利亚小说开始走向世界,女性文学亦开始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有成就、有影响的女作家。海伦·加纳(Helen Garner, 1942 - )是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群体中一颗最为闪亮的新星,正像芭芭拉·杰弗里斯(Babara Jefferis)所评论的那样,“你很难在新作家中找到另一个有同样功力的作家。”<sup>③</sup>肯·吉尔德(Ken Gelder)和保罗·萨尔兹曼(Paul Salzman)在《新变化:澳大利亚小说 1970—88》(*The New Diversity: Australian Fiction 1970 - 88*, 1989)一书中承认,女性写作的确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了巨变,他们提出分析这一时期女性写作的一个较好的切入口是将海伦·加纳所创作的“艺术生活”(“The Life of Art”)作为研究范本,指出“海伦·加纳的小说中融入了两种主要元素:一种是对女性体验的捕捉,而另一种则是对女性叙述语言的探寻,从而使得她的小说形式与父权制传统分道扬镳。”<sup>④</sup>加纳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被归入“新新女性”<sup>⑤</sup>,无论是《毒瘾难戒》(*Monkey Grip*, 1977)中的诺拉(Nora),还是

---

①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的女主人公。

② “迈尔斯·弗兰克林奖”是澳大利亚最有影响力的年度文学奖,自 1957 年开始颁奖至今,已有 45 位澳洲作家先后获奖。

③ Gerry Turcotte, *Writers in Action: The Writers' Choice Evenings*, Sydney: Currency Press, 1990, p164.

④ Ken Gelder & Paul Salzman, *The New Diversity: Australian Fiction 1970 - 88*,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1989, p55.

⑤ Ken Gelder & Paul Salzman, *The New Diversity: Australian Fiction 1970 - 88*,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1989, p56.

《孩子们的巴赫》(*The Children's Bach*, 1984)中的雅典娜(Athena),她们一方面全心投入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又对追求自我充满了渴望,同时,她们还努力从传统保守的社会风气中寻求家庭温暖,于是,这些虚构的却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将加纳与她同时代其他女作家明显地区分开来。她站在边缘,却独树一帜。她的影响不仅在澳大利亚国内,还波及英国、美国和新西兰等英语国家。

虽然笔者不是国内最早研究海伦·加纳的学者,却是迄今为止发表有关海伦·加纳研究论文最多的学者。自2005年开始研究海伦·加纳以来,笔者先后在国内多家著名文学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在多个文学研讨会上宣读论文,并于2010年出版了专著《从越界到超然:海伦·加纳的女性主义写作研究》。海伦·加纳研究俨然已经是当今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领域一个热门话题。作为笔者所出版的关于海伦·加纳研究的第二本书,这本专著有其独到之处。在这本专著中,笔者全面观察了海伦·加纳的生活与创作,涵盖了加纳所有的作品以及她70年的人生历程,探讨了加纳作为女性主义者、女作家和女人三种身份之间的关联和影响,分析了她在澳大利亚文坛的地位以及她对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写作的贡献。在这本专著的书写风格方面,笔者力求靠近海伦·加纳的书写风格,也是一种女性书写的风格,追求一种流畅、细腻、耐读的叙述格调。

相信这本新专著不会让喜欢海伦·加纳的读者失望。



## 第一章

# 海伦·加纳的生平简介



